

佛教艺术

书画

童心女画家 许月白



学佛多年，除了爱研读佛学书籍外，还喜欢欣赏佛教艺术品。月前在香港观赏一个佛画展时，一入场已大为惊讶：「怎么『睁一眼、闭一眼』的禅画，画的不是达摩祖师，而是一个抱洋娃娃的女孩？」

「怎么菩萨不是传统的庄严肃穆，而犹如一个美少女？」怀著一连串问号，战战兢兢地趋前向一身火红、首次见面的画家许月白介绍，打开话匣子，经过断断续续(期间许月白要招呼莅临赏画的嘉宾和法师)两小时访问，回家後再看她的诗集，才大概对心中的疑问有个明了：「原来这位女画家是以童心画画的。」

「于数年前我问一位喇嘛：『如何利乐众生?』喇嘛回答：『你的画已可以利乐众生。』我希望我的画可以带给人欢乐！」

许月白以柔和的语调说。早前，许月白在香港举行了一个慈善画展，所有收益拨归佛教慈善团体香海正觉莲社。她说自己只是略尽一点儿棉力，希望带起一个风气，使愈来愈多人做善事。她是经明义法师介绍而认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兼香海正觉莲社社长觉光法师的。她说，不敢奢望她的画能导人学佛，只希望能让看画者开心及生起欢喜心。她特别感谢她的好友「光纤之父」高锟，同场展出一批他亲手制作的陶瓷，使参观者可欣赏到不同的艺术创作。

画展期间，觉光法师每日都莅临欣赏。觉光法师说：佛经浩瀚，人要耐心看才能获得法喜；她的画则能使人一看便生出欢喜心。法师又说，举行一次画展所费不菲，而许月白能够自己承担费用，将义卖画作所得的善款悉数捐给香海正觉莲社，是非常难得的。许月白的画予人天真的感觉，她坦言，所有画都是真情流露：有童心的人会懂得欣赏她的画。画作充满童真的她，最喜欢与小朋友和长者相处。她至今还记得童年时随父亲拜访高僧慈航法师(圆寂後肉身不坏)时，被对方追逐逗玩的情景。许月白说，现时社会风气不好，小朋友及年青人应多接触书画、音乐等艺术，让精神有寄托，并可陶冶性情。她於1977年跟从画家丁衍庸学习中国水墨画，一年多後恩师辞世，她自己潜修书法及油画。是次画展共展出了约90幅作品，部分为旧作，有部分为新作。许月白说她做事向认真，为了筹备今次画展，不知花了多少个通宵赶画作品。眼见她不眠不休地在画室兼睡房画画，弄至地上乱七八糟摆满画具等东西，丈夫和女儿都担心她的精神和体力会透支。在画展前5个月一个早上，睡眠惺忪的她刚小睡片刻赶起床再画画时，不小心被地上的杂物绊倒了，跌伤了腰骨，但她不把腰伤当作一回事，稍事休息後即继续画画。直到5个月後画展开幕时，腰部仍隐隐作痛，不能灵活扭动。难得的是她连日由早至晚打点画展一切事务时，仍能保持笑容。许月

白说，学佛和画画相辅相成，学佛使人心灵清静，思路灵活。学佛後，她的画艺更上一层楼。「未学佛前，我不能画这样的画。」她说，以前或会期望得到别人认可她的画，但近两年，她画画已不理会不会获近得人们认可，认为画得舒服、自在已可以了。许月白生於新加坡，成长於马来西亚槟城一个佛教家庭，年少留学澳洲时，改信天主教；信了 35 年。多年前移居香港，现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会员、证监会注册交易商及投资顾问。

11 年前，信佛的妹妹问她，可有兴趣认识她皈依半年的藏传佛教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带著虔诚、好奇及挑战的心态，经妹妹安排，她与仁波切会面。第一眼相见，她内心已觉得对方是她的师父，并大胆问他：「Are we connected?」，「Connected!」仁波切回答。半年後，仁波切正式收她为弟子，她从此转信佛教。她欣赏佛法的真、圆融、包容、体谅、热诚、活泼、善巧、方便等。

「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教我，无论做任何事，即使是骂人时，最重要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许月白说，仁波切告诉她，每个人都有觉性。万法不离心，修行最重要是修自己的心，修心过程漫长，修行要很精进及积极做人，身(行为)，口(言语)、意(心念)齐修，寻回自己本有的般若自性，时刻保持清醒。她以「疯而不邪」来形容今日的自己。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六祖慧能说：「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她的弟弟许子根博士说：「岁月没有削损她(许月白)的童心。」也许许月白已经找到她的自性了，故将自性中的真、善、美发而为画，发而为诗。1995 年她随上师到 Maiton Resort 的海边静修七日，感到「眼前一切景象都是灵光闪闪的诗篇」，遂开始写诗：其中一首诗作《三宝诗琴》，表达了她修行的法喜：

出欲爱河 参大藏林
奏菩提乐 吟定慧音
饮功德乳 衔涅槃金
一怀空碧 三宝诗琴
何其郁郁 如是湛湛

许月白是一个孝顺女。四、五年前，为了给病苦缠身的父亲积福，许月白发愿吃长素；又听从父亲叮嘱，写心经、画观世音菩萨像，然後印制成小卡片分送给善信，让人们可以和心经结缘。她先恭敬背诵心经三年，净化自己的心灵，才小心翼翼地落笔写心经、画菩萨像。她认真地说，写心经不同于写普通书法，只有心境证明，她才能落笔写心经，「心情不好，(或之前)与人有少少争执，便完全不能写。」除了举办慈善画展；许月白先後於 94 及 97 年出版画集，义卖收入拨捐慈善用途。今年她出版了《旃檀之梦》诗集及《许月白书画情怀》画册，收入亦捐作慈善用途。她说遵从上师教海，即使不为自己，也要多做善事，将功德回向众生，希望众生离苦得乐。

我的大姐 许月白

大姐，许月白，因为出外求学，自小离开家庭，因此养成她果敢、独立、灵活的个性。她的行止充满喜眉性的矛盾。譬如她性好文艺创作，却从商；不相信婚姻，却早婚；出身佛教家庭，但在澳洲留学，改信奉天主教。这些转变都得到父亲的默许和祝福。她的确善於适应纷红骇绿的处境，她把大千世界当成「修士的学院」，这是依据她「心鸟」里的话。她美化矛盾，矛盾只不过是她人生路上一丝优雅的点缀。她从商，她习艺，近年又重入佛门。她从各式各样的机遇吸取知

识，充实自己。最近十年她更巧妙地将艺术创作与行善结合成修心的一部份课程。无形中赋予 她的创作另一种生动的面貌和更珍贵的意义。当然这不单是她个人的努力可以成事，除了得到各方大德、善知识的扶助外，还得靠身一位无限量支持她，又毫无「理性」纵容她的好姐夫。其实我们全家都十分敬重这位 perfect human being，即是「完美的人」，宗萨钦哲仁波切是这样认真称赞她。而更令大姐匡肃然起敬的是姐夫的母亲。她深心感受到伟大的母爱才是沾溉心田的时雨。

最早影响大姐的人物是祖母，一位精明、有远见、思想开放的女性。大姐的出生是上天赐给祖母这一辈子最珍贵的礼物；母亲便把抚养女儿的责任交给她。祖母采用的 抚育方式是爱而不自私，循循善诱但不说教，叮咛殷切，又让小女孩有空间自由发展自己的特长。用真爱熏陶的晶貌自然是孝顺、自爱、自信且带点温和的叛逆。当 大姐远赴澳洲升学的那一次离家竟成与祖母的永别。现在大姐修佛，当然体会除了真理没有一样尽恒常不变的，但她的诗却这么写 花香甜在祖母永恒的微笑里

另一节她又说：
祖母淋漓的爱
给孙儿持诵的指南针
是没有文字可以形容的真

可见思念祖母之情是如此恳切难忘。至於父女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深为感人。父亲、女儿是互相影响，互相崇拜对方，更是互相包容对方的缺点。他们懂得恰当运用 这简单、基本、而常被一般人忽略的相处之道，不但增进彼此的感情更带动全家人一齐沐浴在人间甘美的亲情里。父亲晚年一直被病苦缠身，他亲身体会从念诵心经 得到启悟。他鼓励女儿写心经、画观世音菩萨像，然後印制成小卡片分送给善信，让众多善男女可以和心经结缘。大姐先恭敬背诵心经 3 年，才小心翼翼地落笔写 经、画菩萨像，终于在 1998 年冬完成父亲未辞世前的心愿。所以这本诗集「旃檀之梦」大姐献给心经，感谢般若的力量，这真正是父亲身处危难中最强大的心灵 支柱。早在写「一个美丽的预言」她已感受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庄严。 大姐出版第一本画册「浪漫逍遥」是献给丁衍庸老师。在这里摘录她在画册里的一段文字：

经 先生一卷丹青的珠箔，我得窥探个中的奥妙，领略诗书画的浪漫逍遥境界，从此少了点凝滞 在物质的浮夸。。。大姐感谢恩师成全了她游戏艺术 的梦想。影响大姐最 深的当然是她的金刚乘上师，宗萨钦哲仁波切。是十一年前经妹妹介绍大姐第一次与仁波切会面，她被他的独特风韵所吸引，自此奠定师徒深挚的缘分。仁波切引导 大姐进入修心的上乘法门。大姐形容从迷惑中释放出来的感觉，是完全的再生。在她的字里行间正流露感佩交并之情：我不失落，我不恐惶因为在我深心一角的神殿 慈悲宝、智慧宝缀成福力玲琅的如意宝珠 岁月没有削损她的童心，她一再歌咏童真：

流光遄飞，往事迷离
唯有童真，是诗亦禅

在另一章她说：
尚未失去童真的梦
是承蒙真善美的星星燃点人之初的音乐 天空

大姐的童心永远不会「流放到成年人的迷岸（哭笑二十一）。是她天性纯真，是身边多贵人，造就她车福。也可能是因为她的座右铭至真善美： 我的理想是不被理想所困困。

文、许子根

许月白的创作

心连心

流光遄飞，往事迷离
唯有童真，是诗亦祥
一串嬉笑牵百感
一曲儿歌解乡愁

当腥风尚未败坏皓云
当孝鸟尚未集体遁迹
慈母已扬长西去
太阳正惶惶西沉

东方既迟迟不白
山水有情，空切切
除非火中生莲，化墨为金

除非祥瑞光天，感召祥磷
刹内蛇辈(1.)，昏慵欲睡

刹前十株百年菩提
抖落风霜新缘盎然
好儿童与菩提心连心

1999年12月

1. 某地蛇庙内之一奇景

此岸·彼岸

三千大千的一小世界
从天宫叨点霞光
从地府沾点妖气
畜生、鬼、人、神出没匆忙

笑看轮回中的诸相
畜生具人性，人具兽性
鬼比人亲善，人不如鬼
人求神庇护，神由人生

赏识平凡中的不平凡
淤泥成就莲花
利刺作育玫瑰
黑暗孵化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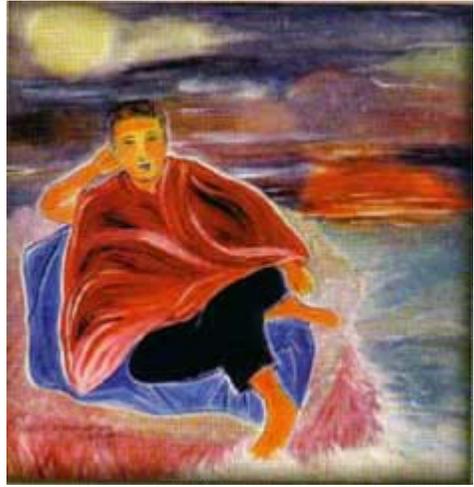
稽首，我敬礼此岸
此岸，梦林梦彩
稽首，我敬礼彼岸
彼岸，觉林觉彩

2000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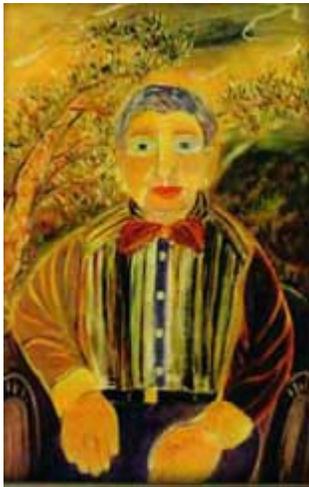
许月白的作品



观世音菩萨



宗萨钦哲仁波切画像



松风韵赠文



许月白的心灵创作

文、能润
摄影、Y. L. Cheng
摘自《慈悲》第 41 期

“月白丹青素，风清墨韵奇，咏怀浮云外，谪仙亦忘机。”这是许月白女士题为《咏怀》的诗作。这固然是她表达情怀确切的自白，但也仅是她首次在香港举行书画展览作品其中部份的表现而已，其实她的画风不拘一格，色调有是淡彩水墨的，有是浓艳设色的；内容有是写实的，有抽象的和写意的；技法有是传统国画的，有是西洋油画的；更采用了不同的作画材料，因此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无论是书法、国画、油画或立体雕塑，都各呈异彩，具高度艺术造诣与深度内涵，但又不致曲高和寡，作品呈现出画家诗人创作时内心的诚、真与美，容易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和给予想像空间。许女士业余写画游於艺，所以没有匠气，但又非只为闺秀消闲之作，而是具有“依於仁，游於艺”的精神面貌。在她的书法或画中的题词，诗句或联语，往往能发现充满了佛理、禅意与诗情。如画作中以赭红及墨绿写竹，题上的诗句：“眼观竹是绿，心观竹是红，不解红与绿，萧闲风雨中。”便深含佛理。书法展品中有两三幅中堂写有：“天地一莲开百界，人间千叶落谁家。”，“花开花落叹多少，百媚千娇万象空，自性清净花长好，馨香袅袅心月中。”，“雨点法，风行禅。”等都饶禅趣。“新月空山夜无语，故园林藹梦有声。”这对充满诗情的联语就巧妙地分别题在两幅国画上。

香港艺术中心包兆龙画廊是许月白书画情怀展览的地点，画廊的布局最适宜这次作品的展出，因为画廊约分四层，自然地分做四个空间，恰巧能放置许女士四种不同风格的展品，使欣赏者觉得有层次感，但又能感到和谐与统一。第一层展出的作品主题是雅淡冲逸的书法及国画。书法作品有多幅是许女士虔心沐手以寸楷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字体秀丽工整。行草书法具怀素笔意，飞白自然，布局天成。水墨及水墨设色纸本图轴国画，无论写人物或山水，线条简练，意境清空，禅味宛然。第二层的走廊两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幅面积颇大的白色墙壁上，悬挂了两幅巨型的油布油画，画布上油绘了两尊不同宗教的圣像，一尊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圣像，慈眉善目，法相庄严，结了象徵慈悲喜舍的禅定及与愿手印，袍带飘然，整个画面设色华丽，头饰和飘带采用真金箔涂上，金碧辉煌，背景白描了三朵“大如车轮”（弥陀经语）的莲花，能使欣赏者产生喜悦和愿意亲近的感觉。许女士在另一幅油布上依据梦境所见，以蓝色作基调，以流畅的线条绘画出一尊双手合掌祈祷的天主教圣母玛利亚圣像，像旁两边亦用简单的线条勾画出瓶花和信徒的形像，背景是柔和的淡绿，给人感到圣洁与平和。两幅杰作平排，并不使人觉得两大宗教信仰会互相排斥，相反来说更显画家对宗教信仰作出了圆融的理解及理性的包容。走廊另一边宽度较短的壁上，放置了多幅油画，内容和风格都清新可喜。人物细绘有画家的自画像，画家父亲的造像，其实许女士在这次展览中亦展出了以她的爱女为描绘对象的水墨设色画，画题为《延年花意》及《少女的玫瑰梦》等，又为她的密宗上师宗钦哲仁波切在油画布上画像，都传神有致。进入画廊第三层，许女士会给欣赏者在视觉上与对上三个空间有迥然不同的感受，这一层除了两件名为“天地人”及“小丑”的木刻雕塑外，就陈列了多幅许女士的油画抽象作品，具创作性的造型，激情浪漫的色调，充份表现画家“疯而不邪”的天真憨态。画廊第四层的展品又别饶趣味。有四张巨幅的春夏秋冬《四季情》国画组合及一立轴行草题诗中堂：“春满花明澄碧心，仲夏江村柳雨青，人间秋色蓬莱影，深冬雪咏一娉婷。”又有一幅作为许女士诗集《檀之梦》封面的画作。其余墙壁上陈列了两组以中国水墨在白色油布上

创新地形造了特殊效果的写意画，一组是花草鱼鸟及少女写意，一组是十二生肖写意，都笔触潇洒飘逸，确有“天然去雕饰”之感。

许女士不单艺术造诣超卓，更具悲愍众生的菩萨心肠，常以学佛修行人自勉自励，依教奉行。为了支持香港佛教慈善团体——香海正觉莲社的慈幼、安老、济困等社会善业发展，应邀作出了这次的书画作品义展，并在为数有九十五件精彩作品中，选出超过半数以上为莲社义筹募善款，使社会人士一方面能欣赏艺术，一方面能行善造福，可说是一举两得。同时，许女士亦将她在三联书店发行，印刷精美，编排认真，内容细致的诗集《旃檀之梦》及画册《许月白书画情怀》，在画廊中供众欣赏及购阅，所得亦慨助善举。八天展期中，到场欣赏的人数众多，而选购书画作品、诗集和画册的善长人数亦不少，致使善款数额能达到理想，饶益更多受惠者，这实在是许女士菩萨行的精神感召，能引发众多善长共襄善举。

画廊中书画作品的布置编排，背景轻音乐的播送，场内外的花草衬托，无不恰到好处，整个氛围使到场的人暂脱烦嚣，如临清泉，如观明月，顿感清凉，尤其在这充斥著戾气与悲情社会环境中，能够提供这一机缘，可说是胜会难逢。

这也是许女士心愿在书画展中能够达致的。所以她每见到有大群青年学生到场欣赏，便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她希望青年学生们在画廊中除了学懂欣赏艺术外，或播下艺术创作的种子外，还能感受到恬静、平和、自在的气氛，并将这些正面的情绪感染他人，并渐渐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风气。许女士关心社会及广大抱负，由此可见。

许月白书画情怀义展中展出许女士的精心作品外，更有一组极吸引人注意和欣赏的陶艺作品展出及义售。这就是许女士力邀她的好友有光纤之父之称，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教授，以他亲手创作的陶瓷充作善举。这些作品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怎样能将理性与感性融合，创出艺术性的陶艺来。而吸引人们欣赏的地方就是这些作品在造形和釉色上，的确能表现陶艺的拙和朴的艺术趣味来。

今天能欣赏或参与到这样一个充满美感，诚意，善行的艺术作品展出，莲社社长觉光上人指出这是社会人士能众善奉行，众缘成就的结果。他更祝愿这善果能给予现在及未来所有的社会众人共同分享。

文、刘启智

许月白与高锟结艺缘 同场展出书画及陶艺各显情怀

一位应酬免问每天寄情诗书画，一位教务繁忙终日钻研科技，然而，在艺术的原野上，任何人都可摒弃背景与职业的差异，互相分享内心的感念。书画家许月白与科学家高锟一起举行义展，是一种艺术之缘。

从未在香港举办过展览的许月白谦称为无名氏，这回邀来亦师亦友的高锺同场摆一点陶器，为她打气、支持，感到相当荣幸。坐在许月白身旁的高锺蛮不好意思地说：“只是觉得好玩，一个月前赶著完成作品，大家是朋友；经常互相交流。科学是理性，没有感情的，不是艺术。”许月白却不大赞同，她说：“科学也是艺术，人生是艺术，他的作品很有前卫艺术的味道。”

总是笑笑口，细细声的高锺，二十年前开始以陶艺作为调剂思想、定心的娱乐。他说：“泥在手上搓著的时候，可以清净人心。在创作时，由於是初步玩玩，只能在心中想像具有中国色彩的风格，带著随意性，而陶艺的烧制完成品，又是意料之外、不可估计的，有时候会失望，但亦有惊喜之时，有些朋友们看见我的作品，也会要去作礼物。我的作品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实用的，例如碗、杯，家里也有数件作常用器皿，另一种则是尝试新形状的创作。看见自己创造成功的作品，都很开心。”

高锺凭陶艺调剂生活

因为工作忙碌，高锺一直断断续续地创作，一件作品做了一半，可能放下一、两年才能完成，他希望将来拨出较多时间在陶艺上，因为陶器的色彩不易掌握，变化无穷，实在需要长期的研究、实验。

高锺与许月白既因艺术结缘，这回举行义展，又是“与佛有缘”，他们会出售作品为佛教团体香海正觉莲社筹款。

文、洪捷

许月白皈依佛门

南洋一位知名画家许月白女士，她的书画别有一番风格，由於她信佛的缘故，每幅作品具有超然的禅味。她说：“我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很多到访槟城的僧人，父亲都会恭敬供养，几岁大我便皈依了演本法师、慈航法师。”许月白对自己的名字，充满喜悦：“真的巧合得很奇怪，两位师父给了我名字——月白和慈能，与现在我的师父宗萨钦哲宁波车给我的名字 Akasha Grabha，我都觉得与虚空藏甚有关连的意味。”

年轻的时候，父亲要给她讲解《金刚经》，她拒绝了，但是父亲所说的一句话——“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却深深地在她的心田里，种下了菩提种子。

仰慕藏传佛教高僧

十多年前，许月白遇到她的师父宗萨钦哲宁波车，在时间与因缘的配合下，她再次

皈依佛门。“有些人因为心里有烦恼，或是在人生路上，发生了事故，然後才会接触佛教。而我很幸运，只是觉得他是我的师父了，我要跟他学习，就是这 自然地，我重新踏入佛门。”

在结缘书架上，找到一本由圣一法师讲解的《金刚经》，是她最心爱勤读的经书。父亲四年前再一次在她的心地中，洒上养料，鼓励她写心经和画观音菩萨像，将心经印制成小卡，分送给有缘善信，让更多人可以与心经结缘。

對於年迈有病父亲的要求，月白一点也不怠慢，开始以她的现代油画的笔法意境，描绘心中的观音菩萨，可是，画中所用的金油彩，让她的气管病再度发作，被迫停下来。“当时我的内心非常难过，我反问自己。是否我的诚心不够，我没有这个福，为我亲爱的父亲作画，让他在有生之年，得偿一个小小的心愿呢？”

正在满心苦恼之时，北京的一位朋友，无缘无故地寄来了一篇剪报，介绍一张医治气管病的土方，只需将一个小小的马铃薯磨汁，与鲜果汁混和後一同喝。一向体 弱的月白，不理得生的菜汁是否属於寒凉类，对自己的身体是否合适，心里只想著一件事情，就是要完成那幅画。於是，她每天都喝一杯，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汁 到病除”，她赶快重新投入那幅观音菩薩像的创作，终於，父亲可以亲睹此画像。人生“随缘”益处多

她对美的要求。无论是人或事 都很执著，这样与她所学习的佛理，是否有所冲突呢？“可能是职业病关系吧，以前对人处事我都比较急躁，又要要求完美，所以弄得自己与身边的人，也会不开 心。”眼前的月白，有如缤纷黑夜中的明月，清明而闲静，很难想像手执电话、眼观一列电脑金融行情又忙於与客人运筹帷幄的样子。

“今天的我，心态已不及以前般急躁，每当有重要事情发生，如九一一事件等，影响金融财经气候时，我的同事及客人总奇怪我怎会气定神闲地安排部署工作。其 实，我只当那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地方，价格上落也要保持头脑冷静，观察各方境况。现在的我，是积极多於执著，对任何事情，不著重於结果，若这次做得不好，那 便吸取经验，下一次便会有进步。” 这与佛家所说的“随缘”，又可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都滥用了‘随缘’二字，当自己有机会、有体力、有知识经验去做一件事情时，便要积极地尽努力去完成，但有些时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旦失败了，也要心安理得，这才是随缘的精髓。”

如何提升自己创作潜能

许月白跟随丁衍庸教授学习中国水墨画多年，自己潜修书法及油画，曾从师学习日本的草月流花道，现为日本草月流教师会会员。 学佛前与学佛後的脾性，有著明显的改变。那 ，学佛後，对其诗画创作，又有何影响？

“以前在完成一幅画作後，很在意别人的意见，害怕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现在已

没有这种心态了，我将自己的感情完全投入每幅画、每篇诗，之後，别人爱怎样看怎样理解，已不是我所关顾的，亦不会影响我日後的创作。”

“佛学没有改变我的创作动力，但我的师父宗萨钦哲宁波车，却常在我不知不觉中，提升了我的创作潜能，他教我修心法门，让我有从迷惑中释放出来感觉。师父常强调，我们日常一举一动，都是佛法。每一个人都有其特别潜能，如文学、科学、艺术等等，只在乎我们能否反观自己，了解自己，将我们的潜能发挥出来。” 写书法也是修行法门

她觉得任何宗教本来都是导人 和谐清淨，所有宗教都是慈悲为怀的。战争是人的问题，人太软弱，利用宗教引起战争。许月白的《面具之春》画於去年九月十一日，她在准备作画前看见电视上直播“九一一”事件的惨况，继续创作时，心里一直混乱异常，当她完成这幅作品时，才发觉画中的脸谱正巧是十一具，站在画前教记者数完这些脸谱，许月白慨叹道：“人总是要对付敌人，却没有办法找到敌人，因为最大的敌人完全是自己的心魔，内心要找个敌人去打击。” 可能，争斗之心起时，赏一赏许月白的水墨书画，会有乐而忘机的感觉，她的老师是著名画家丁衍庸，笔墨中承继了丁衍庸的天真率性，纯憨之美，她说：“天真是人的本性，何必要作状，然而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也许天真又行不通、成熟和天真未必互相冲突。”

许月白以前是从事金融投资工作。她说：“事实上投资也是一种艺术，只是需要冷静、理性地处理问题，艺术则偏重激情。” 难怪她的水墨作品结构简练，线条利落，言简意赅。 生於马来西亚的许月白，五岁开始，在父亲的薰陶下学习书法，打下坚实的根基，家里收藏了许许多多唐宋名家真迹，吸引她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书法是最高深的学问，只要学好书法，不会被其他美术难倒，墨色变化无穷尽，几笔线条已反映数十年功力。写书法也是一种修行，尤其在写《心经》时，一定要完全安静，若有一天与人争执後回来写，肯定写不成，若写时被电话打断，未能一气呵成，先前完成的部分也会作废。也许真的要如《金刚经》中佛祖所言‘因无所住’，才能心无旁骛地写完。”

与书画的抒情明淨相对比，许月白的浪漫与激情，尽倾於油画之中，有了丁衍庸在创作上让她放任自由的影响，以及许月白本身的书法根底，她画油画无师自通，觉得油画这种媒体令她展露奔放热情的一面。

文、善才